

尹建维 著

牵手

台湾话以“牵手”称呼
夫妻，的确既含蕴又传神。
不是过了十几二十几年，还
难以体会其中的味道。



甘肃民族出版社

牵手

尹建维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牵手/尹建维著.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6. 5

ISBN 7-5421-1096-9

I. 牵… II. 尹…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3201 号

名: 牵 手

者: 尹建维 著

责任编辑: 李青立

封面设计: 李 岩

出 版: 甘肃民族出版社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发 行: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北京科文天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35 毫米 1/16 印张: 20. 5

字 数: 132 千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421-1096-9

定 价: 22.00 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 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

邮编: 730030 地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电话: 0931-8773261 (编辑部 联系人: 桂谕 E-mail: lanzhougy@163. com)

电话: 0931-8773271 (发行部 联系人: 郝继卫)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佛陀统称一切众生为“有情”，由此可见“情”为一切众生特有之性。于一切众生诸“情”之中，尤以人间男女的夫妇爱情最为极至。

本书记述了尹建维先生本人与妻子瑞莲的夫妇挚爱之情，读来感人至深，甚至每每令人热泪盈眶。同时，其中许多精彩的文章，应该是现代人学会改善夫妻感情的奇方妙策。我以为，与描述夫妇爱情的同类图书比较，其感情之真挚，文笔之亲切，此书应该成为一部传世之作。

经云“情不重，不生娑婆”，有情不真不谓情，情不深时不知情。然而，众生情深情专，又成情执，因情而累劫流转生死；菩萨亦因情而入世，因情而悟道，倘若无情亦无以悟道。

尹建维先生此书的原名为“你是天使，我是菩萨”。我想，瑞莲正是上苍派给尹建维先生的真天使，尹建维先生此世正是因情缘而来修行的大菩

萨。人的一生之中，情执爱缠尤为深重，作为天使的瑞莲，先示现夫妇无比的亲爱深情，继而又示现生命的空幻无常，正是在启导着尹健维先生参破情关而悟道。

这个“情”字，多少英雄豪杰过不了这一关；这个“情”字，又有多少罗汉菩萨过不了这一关。但是，这一关又非过不可。

世间众生，不知人间真情者，尤其是不知夫妇爱情之真挚深切者，应读此书！

世间众生，要化解情执爱缠，尤其是参破情关者，应读此书！

袁 鹏

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日

目 录

夫妻·朋友

牵手	3
然向已受其托矣,安忍背之?	10
今天的十五分钟还没开始	15
傻女孩,笨小子	21
祭妻文	27
太太是被爱的,哪是讲道理的	29
早到的“判官”	36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欤?	46

生活·眷恋

正是人间好时节	61
又是一年中秋普济	74
水莲	89
秋香沪	98
用生命拥抱生命,用爱拥抱生命	106
莲花不语,人心自净	111

曾经沧海难为水	120
尔报我以死,我答尔以生	125
宠爱线	129
睡莲	134
惊梦	135
笑	136
感恩	138
儿子	147
剪不断,理还乱	153
遍插茱萸少一人	158
相识春风恋春风	167
梦芙蓉,忆芙蓉	178
香皂媒	180
问世间情为何物	191

修行·心得

消业	197
同修	203
菩提心	209
莲化蝶	214
象牙塔	220
欲向何世度此身?	225
2 有求必应?	232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241
如婴儿之未孩	25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257

崇德·善心

缘起	263
倒下的铜像与燕子	265
生命是一首诗	280
“天使”的你,“菩萨”的我	302
生命之歌	310

牽手

夫妻·朋友

牵 手

那天，在许多好友面前，陈昭农对我说：“前个礼拜，佩华和我到音像店去还录影带，看到你和瑞莲手牵着手在前面散步。本来打算叫你们，但佩华看你们那么亲热，不让我打扰你们。回家以后，我被佩华数落了一顿。佩华说：‘你看人家都会带太太散步，还会牵手，你都从来不带我出去散步。’”我颇为不解，哪有好亲热，只不过是手牵手而已。

谈到牵手，我不自觉地说了另一桩故事。前年，瑞莲父亲中风住院急救，瑞莲赶到纽泽西医院去帮忙照顾。旁边另有一位大约七十多岁的女病人。她先生差不多同样岁数，在一旁照顾。病人入睡休息时，那老先生向瑞莲诉说他们鹣鲽情深之事，其中之一是他们夫妇手牵手过了数十年，即使晚上睡觉也手牵手；若是背对背睡，也互相以手在背后牵着。我对

昭龙说：“我跟瑞莲睡觉时，也手牵手，但还不至于背对背时还牵着睡。”

台湾话以“牵手”称呼夫妻，的确既含蓄又传神。不是过了十几二十几年，是难以体会其中味道的。

初和瑞莲认识时，只牵牵手。

等认识深了，也渐心许了，才不牵手了呢！每次出去都是搂腰扶肩的。瑞莲的手也会从背后伸在我的腰际，我们的另一只手也都会搭在自己腰上或肩上对方的手。

结了婚，我工作也忙，两人私下出去的时间突然少了许多。大部分出去都是与亲朋好友或是长辈的酬对场合。在这些场合当然是正经八百的。与父母或瑞莲父母一起看电视时，看到稍微火热与较长时间的亲吻镜头都会别扭不自然的古板关系，怎可能在他们面前牵手？在朋友面前牵手，那准会成为取笑的对象，哪会去自找麻烦？结了婚，私下出去的时间少了，似乎也没有想制造那些私下搂肩牵手的外出机会。瑞莲曾为此抱怨，我不懂她为什么抱怨，反正也没时间。“女人嘛，就是这个样子。”我想。

生了孩子，来美就学。初见学校校园，瑞莲说：“在这儿处处都可以散步，好清静，好漂

亮。不像以前,还要坐好远的车子,还难找块幽雅、清静的地方走走、坐坐。”我也觉得校园即公园,以后可以常来走走、谈心、散步。现在想来,好像一次都没做过。

初就业,每天工作昏天黑地的。回到家,就看自己的书,很少管家,也很少理会瑞莲的心情。我只记得那时瑞莲时常抱怨,自己也被逼着洗洗碗。一边洗还一边想:“虎落平阳被犬欺,龙困浅滩遭虾戏。”人自私时,真是不可理喻。当时瑞莲同我一样要上班,回家要弄饭菜,还要照顾孩子,还要洗衣、拖地……我只在安乐椅中读我《老子》、《孙子》、《三国》、《水浒》……牵手?嘿,现在不兴这些!

初学佛时,每天至少看三到四个钟头的佛法文字。也许是年事渐长,学佛则肯定是帮着我清醒了。看书时间愈来愈少,同太太、孩子一起看电视的时间则愈来愈长。前几个月,还跟瑞莲提了好几次:“现在愈来愈堕落了,今晚一个字都没看!”如有好节目,太太、孩子都在看电视,我若是一个人在看书,竟然有罪恶感。太太和我若看着好节目,也直叫孩子们出来看。只可惜我们觉得好的,他们不喜欢;他们喜欢的,我又大部分看不下去,也会稍微限制他们。可以一同看的家庭节目实在太少。

偶尔遇着一个可以全家共赏的，瑞莲和我坐一起，她的手自然握在我的手中。

十六岁的大儿子勋元是不必试的，曾试着叫十二岁的小儿子坐在我们中间，他也不肯了。我说：“坐在爸爸旁边好了。”“我不要，爸爸都喜欢在我背上摸来摸去。”胖嘟嘟的儿子，从小亲到大。出差时，想着他都高兴、都想笑，坐在身边时，怎忍得住不亲搂他？瑞莲和我开怀大笑，手中不期然互相紧紧一握。有时，见到勋弘和瑞莲坐在一起，他偶然也会让他妈妈握着手。想着儿子们大了，也不肯跟我们出门，尤其不可能跟我们去散步。想着小时候，他们喜欢牵我们的手而脚腾空荡秋千的样子。当时，只嫌太重太累，现在总劝年轻有小孩子的父母，多牵牵他们，多让他们牵着我们的手荡秋千。

瑞莲没其他什么嗜好，只喜欢散步。我俩散步，一出门，就手拉手。天气冷时，我牵着她的手，一块放在我的衣袋里。走呀走的，走在冬雪初化、新芽初发、嫩草初绿的春天，看那白色、绿色、粉红色等等杂色相间，煞有层次，却又一切皆新，一切皆淡。我们手牵手，脚步轻快，眼见新色，耳闻鸟语，鼻嗅花香，心中轻闲，有一调没一调地聊着。

走到了夏天，家家户户割草打边，草味、泥味，夹着黄昏余热，袭人而来。我们手牵手，脚步轻快，或人行道上，或绕路而行，只为避浇草的水。看草地上的学生练球，看公园里孩子在玩沙子、荡秋千，我们心中轻闲，有一调没一调地聊着。

走在刚落地的叶子上，才惊觉秋天已走在我们前面了。赶紧回头，发现原来毫无层次的一片绿，也渐渐被浓淡不同的红叶、黄叶、褐叶烘托出美丽的层次来。我们手牵手，脚步轻快，却不时驻足，环顾四周，深恐达拉斯短暂的秋天在我们不留神之际溜走了。我们有一调没一调地聊着，每一年我都说：“秋天真美！”每一年瑞莲都以“嗯”和着，脸上似有无限满足。

在达拉斯，春秋两季最美，可惜也最短。春天，生意盎然，一切清新，但提到美，仍是秋天美。秋天的树叶，似乎是使尽生命全部力量在做最后的演出。红是火红，黄是透明的黄。红黄在空中飞舞，与人招手，仍似犹不足，叶子更离树而起，乘长风飞至目前，只为了让人们肯定其美丽。我们有一调没一调地聊着，或赞叹落英缤纷，或太息美丽消逝，则全赖那一天心念之动。手牵手，走呀走的。

要戴毛线帽,戴手套,穿厚夹克、大衣时,不必想也知道冬天到了。虽然冬天没有花香、泥味,但冬天鼻子的感受却比其他三季强烈。是从壁炉散出的木材味道,总让我忆起儿时乡下的土灶饭香。戴着手套手牵手,脚步轻快,口中有一调没一调地聊着,心中更是轻闲,因为总会念感恩节快到了,圣诞节还几天,中国农历春节是什么时候,空中似乎都飘扬着假期的味道。牵着瑞莲的手,走呀走的,忽然驻足俯身细看枯草融雪之地,忙叫瑞莲也看,细如毛丝的绿,又在不声不响间来到了人间……

过去,瑞莲要我与她散步前,曾问过我好几次:“你会不会要陪我散步,而感到像是工作有压力?”我说:“跟太太散步是我一天最愉快的事,最愉快的时间。”瑞莲搞不清楚我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但现在提议散步,或催促她准备散步,我是比她还积极认真了。

有时候出差,到了其他风景优美的小城市,总想到瑞莲。在电话中会对瑞莲说:“你一定会喜欢这里,这里风景很美,很适合散步。”出差来去机场,总是请瑞莲接送。这不全是经济或时间上的考虑,只多图一点私下共处时光。她一手开车,一手捉住我的手,数说我不在

家的事情,以及我出差的故事。这短短的时光,实在很难想象会是如此温馨、痛快,令人期待!

除了下雨一起撑伞外,好久没搂着瑞莲的肩或腰走路了。牵牵手,拿捏轻重,一切都是无言的沟通。牵手,这学问可大了。那天,在好朋友前开玩笑,牵手像是把脉,一握就知对方心意,连不握都有其妙用。晚上睡觉时,不自觉地去抓瑞莲的手,若瑞莲的手迅速地抽开,那就有问题了。于是得赶快问明白。若瑞莲翻身过去,像小学生般,在座位中间画条无形的线,不准过界,不准碰她,也不准碰她的衣服、被子,那就是极端不满意了。而事情大小,以甩开手的轻重为度。有时候,不去理会它,睡了觉,半夜迷迷糊糊地,手又牵了对方的手,第二天事情就过去了。

又有一天,陈昭农要在大伙面前说个笑话。他说上次当众说出我和瑞莲手牵手的故事,本想是笑笑我们,看我们脸红,没想到不但没脸红,还引发出更精彩的牵手故事。大家又是哄然一笑。我也跟着笑。笑完了,我心中止不住满腹疑惑:“难道其他夫妇都不牵手吗?”

1994年11月20日

感恩节前周末于达拉斯